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第三十四回 林大有平空被捕 凌貴興黑夜遭擒

卻說貴興叫人去請沛之，去了許久，回來說：「那蘇先生只在客棧裡寄存行李，寄了兩天，就來搬去了。問他搬到哪裡，客棧裡的人也不知道。」貴興甚是疑惑。想道：「他到這裡行道的，莫非已經租定了地方搬去了？」因交代店伙們，留心看街上各處，有蘇沛之命相的招紙沒有，倘是有時，看他住在哪裡。店伙答應去了。貴興還望他自己再來，誰知等了幾天，毫無影響。便是托他去僱船的林大有，也絕跡不來。便叫人到北門外林聚仙館去請他來。去了一會，只帶了聚仙館的一個夥計來，說道：「林大有那天從大爺這裡回去，正要去僱海船，卻來了兩個南海縣差，拿了硬簽來提了去。問他是甚麼案子，也不肯說，送他茶費，也不肯受。說是本官立刻要人，不能延遲的，沒奈何只好跟了去。直到今天，還沒回來。我們到縣裡去打聽，也打聽不出一個消息。」貴興聽了，大驚失色。先打發那夥計回去，馬上叫人去找了簡勒先、黎阿二兩個來。貴興對二人說道：「林大有不知為了甚麼案子，被南海縣捉去了。你們兩個衙門裡熟悉些，趕緊去打聽來，千萬要打聽是我的案子不是！」二人答應去了。貴興十分著急，恰好宗孔到了，貴興便告知此事。宗孔道：「姪老爹放心！要是我們的案子，沒有單單抓大有一個人的道理！我看總是他私販煙土的案發作了。」貴興終是不放心，皺著雙眉，在那裡長吁短歎。忽然跌足道：「斷不是私販煙土的案，要是那案時，他那林聚仙館早封了！」宗孔道：「任憑他甚麼案，總不是我們這一案，我敢保的。此刻天來又進京去了，若說他告准了呢，欽差也來不了那麼快，這裡又有誰去告發呢？」貴興聽了，略略放心。

等到入黑時候，簡、黎兩個來了，搖頭說道：「打聽不出來。」貴興道：「你們裡面沒有熟人麼？」勒先道：「連衙門裡的人，都不知道，這才無從打聽呢。那天提了進去，並不問話，就奉了內諭，叫釘起鐐銬，收入內監。」貴興大驚道：「這是一個重案了，為甚麼不問話呢？這件事實在可疑。」勒先道：「還有下文呢，昨天晚上，本官就在簽押房裡，叫提去問話，及至提到時，卻只問得一句，『你就是林大有麼？』大有答應了一聲『是！』本官只點了點頭，便取出一封申文，交給兩個似家人打扮的人，連大有一並帶了去，也不知是哪個衙門裡的。南海衙門裡的人，本來有兩個和大有相好的，向那兩個人問問他帶到哪裡去，誰知他兩個只惡狠狠的瞪了一眼，一言不發的就去了。他們又不敢跟著走，所以此刻大有這個人在哪裡，也不知道。」貴興聽了，越發疑心起來，鬧了個坐立不安。向來可以商量的只有一個區爵興，如今又到湖南去了。除了爵興，只有林大有可以商量大事，此刻又鬧出件事來，真是手足無措。勒先便道：「我們破了今夜工夫，去打聽吧。從府裡問起，一直問到制台衙門，總有一處著落的。」貴興便道：「事不宜遲，快去吧！」二人答應去了。

這裡貴興急得同熱鍋上螞蟻一般。宗孔道：「姪老爹，何苦代他擔憂！這個叫做『事不關己，己不勞心』呀！」貴興道：「這件事來得離奇，我總怕就是我們那一案。」宗孔道：「這個又是白操心，我敢保得一定不是的。要是我們那一案，為甚單單捉了他去？這一定是他自己犯了甚麼罪，被人告發了，鬧出來的。」貴興猛然想起，為甚不去打聽他那一個原告呢？得了原告主名，就可以有點頭緒了。

當夜等到三更時候，簡、黎兩個氣喘吁吁地回來了。阿二說道：「這件事很難奇！府裡打聽過沒有，道裡也沒有，只有臬台衙門裡，有點影響，卻還不甚實在。打聽裡面的人，都不知道。只曉得昨天晚上，裡面打發兩名家人，帶了一個札子出去，也不知道是到哪裡去的。不多一會，就帶了一名犯人回來，也不問話，也不收監，一直帶到裡面，也不知道安置在甚麼地方。直到今日，也沒有消息，想來這就是大有了。聽說這位新臬台，十分嚴正，此刻衙門裡的人，一個個的都懷著鬼胎呢。」貴興訝道：「怎麼幾時換的新臬台？姓甚麼？」勒先道：「大爺怎麼還不知道？是前天接印的。焦臬台已經調了浙江了，新臬台姓陳。」貴興道：「我這幾天心亂得很，連轅門抄也沒有，所以不知道。我們倒要打點打點，送個禮去，將來也好有個照應。」說到這裡，忽然又想起爵興、李豐都不在家，沒有人會鑽這個門路。想到這裡，不覺躊躇了一陣，卻只想不起這麼一個人來。因對勒先道：「明日再到縣裡去打聽，林大有是哪一個原告？」勒先道：「還等大爺費心呢！代書門稿，哪裡不打聽過來？卻只查不出那個的原告。」貴興聽了，愈加憂疑道：「莫非有人攔輿？」勒先道：「攔輿也應該有人知道。」阿二道：「莫非原告是告到臬台那裡去的麼？」勒先道：「不錯不錯！今夜來不及了，明日一早去打聽吧。」

當下兩人和宗孔，就在三德號安歇。只有貴興一夜不曾合眼，心中猶如轆轤一般，憂這個，慮那個，越想越害怕起來。想不如僱了海船，趁早走了吧。想到了天亮，就坐起來，先叫醒了宗孔，告訴他要逃走的意思。宗孔道：「姪老爹為甚只管擔這個心！哪裡就是為了我們的案子！如果是我們的案子，大有捉去好幾天了，為甚還不來捕捉我們呢？」宗孔這句話，卻說得頗在理上，貴興聽了，略略放心。不一會，勒先也起來了，梳洗過後，也不等黎阿二，獨自一個人到臬台衙門打聽去了。

貴興這裡，又想起蘇沛之，叫人四面八方找尋，卻哪裡尋得出來？貴興思量，他想是到別處去了，也就放過。直到了晚上，勒先方才回來，說道：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方才得了一點眉目。這件事，闔署上下，除了臬台自家知道，就是當日到南海縣去捉人的兩個家人，也只知是個要犯，究竟不知為了何事，也沒有個原告。連裡面的師爺，也有許多並不知道有這件事的。我們大家測度了一天，想是這位臬台，久已知道大有這個人，這回是訪拿地棍捉走的。聽說一直提到內宅裡去，並不寄監。這件事只怕不小，不然，從來也沒有這等辦法的。」貴興道：「我們總要想個法子救他出來才好。」宗孔道：「這又何必呢！他這回事，又不是我們帶累他的。」勒先道：「此刻要救他，也沒有個下手的地方，只要盼他犯的不是死罪，就好商量的了。」

這裡正在議論紛紛，卻好簡當、葉盛也到了。他二人同林大有最是相好，也為得了信，特地來商量的。簡當道：「我打聽得是新臬台訪拿地棍，開了一張名單，交給兩縣，內中頭一名就是大有。」貴興忙問道：「下餘那些都是甚麼人？」簡當道：「下餘那些，卻不知道，只知一共有十二人。現在連大有已經拿到了七個，可是那六個都是寄在縣監，只有大有提到司裡去，不懂是甚麼意思。」宗孔拍手道：「姪老爹，這回我的話怎麼了？我說與我們並不相干的呢！」貴興道：「你兩個可有甚麼法子，可以救得他出來呢？」葉盛道：「此刻只有先到監裡打點打點，免了他受苦，再作道理。」勒先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，他並不在外監，也不在內監裡呢。」葉盛訝道：「不在監裡在哪裡？難道請他在花廳裡坐坐麼？」勒先道：「豈但花廳裡，還在內宅呢！」簡當、葉盛聽了，又是一番疑慮，勒先等聽說是訪拿地棍，不免又懷著鬼胎。只有貴興略為放心，自以為是個讀書人，斷不至於派在地棍之內。既是訪拿地棍，或者不涉到自己一案，因此心神定了一定。只是從此日日叫人去打聽大有事。爭奈總如泥牛入海一般，永無消息。起先幾天，貴興到號還有點疑懼，過了些時，雖然探不出大有消息，卻也沒有別的動靜，慢慢的就把疑懼的一念全行忘懷了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又過了兩個多月。此時正是冬月中旬，忽然接到李豐從江西專差飛報的一封信。貴興連忙拆開看時，上寫著：

「欽使已抵江西，仍是前督孔公。幸副使為家叔，得以進言。款已收受，允為通融辦理。足下宜先邀集眾人，練習口供，並多邀鄰佑耆民作保。此乃家叔切囑，至要至要！僕刻隨侍家叔，當與使節同來也。」

貴興看罷，大喜道：「我看此番梁天來再奈我何！難得欽差恰是李豐的令叔，這回差他去得著也！」於是重賞了來人，約了一眾強徒，到譚村去商量口供。因為省城耳目眾多，而且凌氏眾人多在譚村，只得要移樽就教。當日齊集裕耕堂上，少不免又是肥魚大肉，供養起來。又邀了村中幾個有年紀的人來，央他們作個保證，每人先送十兩，許了事後再當重謝。一眾都是村中窮民，向來受他欺壓，一個個只得點頭應允，聚眾到晚，方才別去。貴興又與眾強徒商議口供，次日又商議了一日，眾強徒本要別去，因為貴興高興，要設筵預賀，眾人就一同留下。到晚上又轟呼牛飲起來。正在酒興暢酣時，忽聽得門外一聲炮響，四下裡火把齊明，擁進一群人來，嚇得貴興手足無措。

未知來的是甚麼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